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六　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劉湄

謄錄監生臣黃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五年閏七月戊申朔權淮南轉運判官金部員外郎蔣之奇權發遣轉運副使之奇嘗與王安石言百姓別狀乞早行助役新法曰上推不貲之恵下受罔極之恩安石具以白上曰百姓如此或稱人情不安者妄也

安石以之奇書白上乃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事見實録

雄州言北界巡馬又過拒馬河南已差官編攔襲逐出界詔王安石曰何須編攔襲逐上曰既罷却弓手彼又過來若不編攔襲逐彼將移口鋪向裏也安石曰彼若欲内侮即非特移口鋪而已若未欲内侮即雖不編攔襲逐何故更移口鋪向裏若待彼移口鋪向裏乃可與公牒往來理會昨罷鄉巡弓手安撫司止令權罷臣愚以為既欲以柔静待之即宜分明示以不爭假令便移口鋪不與爭亦未妨大

畧上曰若終有以勝之即雖移口鋪不爭可也安石曰終有以勝之豈可以它求求之聖心而已聖心思所以終勝則終勝矣陛下夙夜憂鄰敵然所以待鄰敵者不過如爭巡馬過來之類規模止於如此即誠終無以勝敵大抵能放得廣大即操得廣大陛下每事未敢放安能有所操累世以來北邊人衆地大未有如今契丹陛下若不務廣規模則包制契丹不得又曰欲大有爲當論定計策以次推行因論周世宗移御床就箭力所及

曰天錫人主智畧使毆除禍亂若勇不足以奮士服衆何能成務馮京曰世宗止能為宋毆除上曰世宗誠剏業造功英主也陳瓘論曰安石勸神考兼四夷則奏曰四夷皆衰弱數百年来未有如今日及論神考包制契丹不得則奏曰四夷人衆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兩對所論同一契丹取快而言作強作弱况隨其喜怒而論君子小人哉

已酉同判太常寺章衡言故事春分祀高禖進太牢酒胙入宮中自治平初以諒陰權罷至三年詔高禖之祀依例差官不用弓矢弓韣罷宮中飲福之禮止令於閤

門進牘臣伏以陛下纂承鴻業未有聖嗣宜依先定儀注宮中飲福受胙以應求男之祥上曰帝王之子孫自有天命王安石等曰陛下推性命之理及於此非臣等所能及參知政事馮京曰高禖之禮行之已久所以重萬世之嗣上因可之　秀州團練使宗治卒宗治英宗母弟也贈鎮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知河中府司封郎中直昭文館潘夙知潭州司勲郎中知潭州唐詔知蘇州夔州路轉運使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孫㮚為荆湖北

路轉運使詔不肯任事日錄九月三日當附或削去

庚戌遣秘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章惇察訪荊湖北路農田水利常平等事始議經制南北江故徙夙及楠又使惇往密圖之王安石請先以察訪常平等事為名俟見端緒乃委監司計度文彥博曰若名為察訪則監司執不從前李承之出震動東南安石曰銜命出使自監司以下皆得按舉固宜為人所畏也新紀於察訪皆不書獨書章惇要非例也

南江本唐敘州五代失守羣蠻擅其地

虛立州名十六國朝並隸辰州許令貢奉則給以驛券
其後有硤州舒光秀者為之酋領提點刑獄趙鼎言硤
州峒酋刻剥無度蠻衆願内屬時熙寧三年也明年辰
州布衣張翹上書論南江蠻雖有十六州惟富峽敘州
僅有千戶餘各戶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荐飢近向永
梧與繡鶴叙諸州蠻自相讐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先
招撫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自歸又言北江下溪州刺
史彭師晏孱懦衆不畏服爭鬬讐殺不已皆有内向心

近師晏當於辰州自陳願以石馬鎮一帶疆土歸化乞乘機招納建城寨定稅賦詔以翹書并爲所陳下知辰州劉策詢度於是請如翹言領兵壓境容行招諭直下溪州修築一城置五堡寨仍遣其子圖上方畧上曰策言兩江事所規畫甚善非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王安石曰茍如所聞則非但弭患使兩江生靈得比内地不相殘殺誠至仁之政安石又曰策不欲令安撫轉運司預此上曰誠然安石曰須朝廷審擇數人與同此事可

否未可知既有此機會須當經度若經度則諸溪洞頁
罪逃亡人不少須先募桀黠用事者數人厚以利啗之
令誘說逃亡人許以赦宥且令各獲便利乃可集事蓋
蠻人素不與中國通若此輩不利自屬則必譸張扇動
或驚騷若此輩利自歸則誘導蠻人使鄉化甚易也上
曰河東劉繼元降太宗問其久不降之故云為降人所
持即此類也未幾策卒更以東作坊使石鑑為荆湖北
路鈐轄兼知辰州使惇經制明年詔除翹縣主簿或尉

以賞之此依實録據會要石鑑以湖北鈐轄兼知辰州乃閏七月二十一日御集差鑑為湖北鈐轄則繫之八月四日密院時政記亦繫之閏七月二十一日未知孰是當考今姑從實録附此五月二日名鑑可考

監秀州海鹽監大理寺丞李守蒙貸死免真決仍刺面配潮州牢城坐受賕枉法剩出官鹽也十二月二十一日李章等責

辛亥中書言保甲之法所以檢察姦盜使良民得安其生至於保丁習學武藝皆聽自便又有賞格使人人勸趨官司不得抑勒其編排之初未嘗追集昨行於開封

府界法稍成就盜賊比之昔時十減七八今雖已推行於輔郡又慮人情未通曉欲且令所差官計會當職官吏詳所降條約親諭人戶各令知朝廷措置之意乃降指揮排定其保丁止編排兩丁以上主戶其餘并客戶並令附甲從之　上謂執政曰京東調修河夫甚不易有壞產者聞河北調急夫亦多若河復決即更無力可塞河決不過占得一河之地或西決或東決若利害無所校隨其所趨不塞如何王安石曰昨北流若不塞即計

大功物料修立隄埽不減於修二股而北流所占地至多又水散漫非久必復澱塞自今年未閉第五埽時已覺下流澱塞即復有決處此所以不可不修塞也昨修二股河所用夫功物料比北流所費不多又出公私田土為北流所占者極衆向時瀉鹵今皆肥壤河北自此必豐富如京東其功利非細也今年所發急夫比去年數目極少若更葺理隄防漸成次第即河北逐年所調夫必大減省王珪因白上漳洺河人戸數十人經待漏

謝朝廷興開河出美田三四百里安石曰漳河一淤凡數千頃又言程昉作浮梁於洺州之五橋已了當上悦

壬子詔自今調京東夫修河其青淄州邊海道遠宜免十分之五從京東東路安撫司請也　賜判湖北路度僧牒五百為常平本錢　詔武學生員以百人為額遇科場前一年委樞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監及文臣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堪應武舉者一人其被舉人遇生員闕願入學者聽仍免試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

人春秋各一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或弓八斗矢五發中的或别習武伎副之策畧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者並為優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為額三班使臣無贓罪及私罪情輕仕族或草澤人無違負亦聽入學量試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孫吳六韜義十道以五通為合格春秋試内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雖不應而曉術數知陣法智畧可用或累試策優等悉取旨補上舍武藝又進

者樞密院審察人材旋加試用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人以下至旋加試用並以選舉志增入柒實録武學言乞在學生員春秋各一試至三十人為額及三班使臣至五通為合格並係之八月八日今并從本志入此

王韶言築榮纖丕勒堡新附羌人七千騎来助防托王安石曰此宜優與支賜上曰縁邊安撫司無以給此安石曰此不可吝惜也上曰防托豈不費糧食若既内附為用失於應接必解體首領宜與支賜但縁邊安撫司無以給耳三司使薛向言欲與支賜銀絹三司亦有備

甲寅詔三司出銀紬絹十萬付秦鳳緣邊安撫司以備邊
費八月一日㩦設兵王安石曰張利一生事致北界騷動宜
懲責上以為然安石曰种診擅與西人文牒尚降一官
上曰環州不曾以文牒與西人往來种診乃擅如此安
石曰利一添差弓手亦不依舊嘗修驛又致北界騷動
且與利一轉官再任非藉其經畧契丹但要安帖無事
今致驚擾如此其罪豈特种診之比王珪馮京欲候此
事帖息乃行遣上曰亦不須京珪以為恐北界聞之安

石曰正欲北界聞知非我縱其如此乃所以帖息邊事也十三日利一罰銅二十斤差替

乙卯陝西路轉運司言乞降度僧牒千市糴邊儲從之仍令陝西常平司歲支錢十萬緡或糧十萬石與轉運司助歲費　岳州司戸參軍張諤為崇文校書諤前舉官入高等王安石言其可用也諤已見正月　上批秦鳳緣邊安撫司昨奏到破蕩作過蕃族蒙羅覺及瑞巴等族得功將校可速進呈取旨酬奬

丙辰西京左藏庫使奚起為文思使供備庫副使馮京為如京副使餘增俸秩賜帛有差　知棣州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呂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劉孝孫劾公著在潁州多飲宴子弟以公庫器皿於豪民家質錢由是部吏無所畏憚多縱逸踰矩詔轉運副使陳知儉按覆皆不實惟幕官程嗣先等踰法事乃在熈寧三年十月赦前時公著尚在御史府前守嘗以公庫銀鍋質錢於祝氏供宴飲費既去公著為贖之非公著子

弟所為也上謂王安石等曰固知公著必無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實病郡或不治宜與依新法置通判上曰置通判公著安肯聽安石曰公著但寛弛非強愎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主判閑局亦無害故以太常寺處之　詔入内供奉官以下已有養子更養次子為私身内侍者當行處斬不在自首之限新舊紀並書此　御史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應蝗蝻為害須捕盡乃得聞奏今大名府祁保邢莫州順安保定軍

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進奏院以不應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幾徧河朔而郡吏拘文封還奏牘若俟其撲除盡靜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時恐懼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䘏民隱亦晚矣惟陛下財省御批近亦據瀛州安撫司奏本司近據轄下諸州縣申到飛蝗蝻蟲遂具奏並準進奏院遞回稱近制安撫司不得奏災傷必是緣此條約之故可速除去仍令進奏院遍指揮諸路安撫轉運司并轄下州府軍監縣令後應

有災傷並仰所在即時聞奏以稱朝廷寅畏天威遇災
恐懼之意中書檢會應蝗蝻生本州及轉運司施行乞
奏又一法耆申縣縣申州州申轉運提點刑獄司集人
夫捕盡奏是蝗蝻生與捕盡俱奏二法相為終始乃進
奏院誤會條貫諂申明行下王安石曰條貫已令本州
提點刑獄轉運司申奏安撫司自不須奏上曰安撫司
奏何害王安石曰朝廷令本州及轉運司奏已是兩處
奏亦足矣更令提點刑獄司奏誠太多又恐逐司或有

弛慢故新法約束若逐司不職更覺察聞奏不知何用吏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負脚力又一處有蝗蟲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弊精神翻故紙何如惜取日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只如經畧安撫司有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陳瓘論曰神考當旱暵之時遇災而懼天下蝗蟲之奏皆欲覽焉四方奏狀以至京師而奏邸却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創立新法疑誤奏邸壅天下之情啟蒙蔽之患此宰相之過舉而臺諫之所當言也神考用臺諫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隱而防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

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蟲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敝精神翻故紙何益何如惜取日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漢宣帝時郡國不上灾變則丞相魏相輙奏言之故天下無蒙蔽之患神考曰漢之文宣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何安石之對異於魏相之所奏言乎夫聽諫改法以正紀綱御天下之畧正在於此而安石乃以為勞敝精神虛費日力甚哉其言之乖悖也　舊紀書詔諸路被灾有蝗者亟以聞新紀因之

是日張利一奏雄州與北界商量減鄉廵弓手令彼罷廵馬事方有涯忽奉朝旨依孫永所奏令抽罷鄉廵弓手北人既見怯弱即自侵陵自抽罷後廵馬過河人比前後人最多恐漸須移口鋪占兩屬地及聞要刺

兩屬人户手背兩屬人户見朝廷不主張更不敢來投
訴兩屬人户必為彼所占王安石曰從初自合直罷鄉
巡弓手利一乃令權罷權罷與直罷有何所校但直罷
即分劃明所以待敵國當如此上曰前權罷探報言彼
亦權住巡馬過河為相應未幾又復過河此事疑利一
陰有以致之安石曰但罷鄉巡弓手從彼巡馬過河有
何所損哉我既過之以靜彼自紛擾久亦當止上曰若
遂移口鋪來占地則如之何安石曰我所以待之已盡

彼有彊横非理即我有辭矣自可與之必爭上曰爭之不從奈何安石曰彼若未肯渝盟即我有辭彼無不服之理彼若有意渝盟不知用鄉巡弓手能止其渝盟否馮京曰且示以爭占即息其窺覦之心緣契丹自來窺覦兩屬人戶要占為已田地安石曰契丹若有大畧即以如此大國乃窺覦蕞爾屬戶果何為也陛下以為契丹所以爭校者為陵蔑中國耶為中國陵蔑之也上曰自來契丹要陵蔑中國安石曰不然陛下即位以來未

有失德雖未能彊中國修政事如先王之時然亦未至便可陵蔑所以契丹修城畜穀為守備之計乃是恐中國陵蔑之故也若陛下計契丹之情如此即所以應契丹者當以柔靜而已天下人情一人之情是也陛下誠自反則契丹之情可見以夏國土地人民非可以比中國之衆大又以陛下聰明臨秉常小童至於朝廷紀律雖未盡張猶百倍勝夏國也然朝廷終不能兼夏國送百餘逃人來即中國人情皆有憐夏國之心武怒之氣

為之衰沮以我之遇夏國尚如此即契丹之遇我可知
不知我以柔静待契丹何故乃反欲為吞噬侵凌之計
契丹主即位已二十年其性情可見固非全不顧義理
務為彊梁者也然則陛下以柔静待契丹乃所以服之
也文彦博與京又言两屬地從來如此互相爭占安石
曰為中國邊吏與契丹邊吏所見畧相同故也若中國
邊吏變舊態以應之則彼所以應我亦當不同不知契
丹所以紛紛如此者為何事上曰為趙用入界吴充曰

已枷勘趙用然契丹猶不止安石曰已枷勘趙用故契丹但以巡馬過河應我添鄉廵弓手若不然即契丹何憚而不以兵馬過河報趙用放火殺人也上曰張利一與孫永已相矛盾難共事安石曰利一本生事致契丹紛紛如此今朝廷既毁拆利一所修館驛又罷鄉廵弓手利一與孫永所爭皆不用即利一必不肯了邊事留之雄州不便彦博以為利一豈肯如此上曰利一如此有何利安石曰自今邊事不了即利一歸咎於朝廷用

孫永之言利一從來爭議乃不見其不當若自今邊事了則是利一所爭議皆不當永所奏皆當此即利一利害利一言議罷廵兵事方有涯不知陛下見得奏報事果有涯否彥博曰張利一豈敢如此安石曰人臣敢如此者甚衆緣陛下威靈未能使姦邪有畏憚即人人皆敢縱其忿欲之私非但利一敢如此也上曰利一生事又不能彈壓趙用皆有罪問誰可以代之或言劉永年或言王光祖上曰用王道恭安石曰臣但識道恭道恭

至尋常前日見文彦博說馮行已臣不識不知行已如何上曰更不如道恭安石曰如此即誒與密院別商量取旨安石又言既不能強又不能弱非所以保天下文王事昆夷者能弱也今以金帛遺契丹固有事昆夷之形既度時事未欲用兵即當能弱以息邊警既不能弱又憚用兵誠非計也陛下以為移口鋪即須爭如臣過計雖移口鋪亦不足爭要當使我終有以勝彼即移口鋪何足與校上曰所以畏彼者以我內虛故也內實即

何畏彼哉雖移口鋪不足校也内虚者但是兵制不修安石曰所以不可校者非特為兵制不修而已齊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若君不君臣不臣即雖精兵孰能收其用君道在知人知人乃能駕御豪傑使為我用臣道在事君以忠事君以忠然後政令行安石又白上兵無不可用之時在人主知人情偽駕御如何而已太祖時兵非多於今然所以能東征西討無不服者知人情偽善駕御而已朱本以利一奏罷鄉巡弓手後巡馬愈多

繫之七月十一日今從日錄特見於此朱本但欲省文兼有意為安石諱匿故於此事不欲盡書也 監察御史蔡確言朝廷患官冗而事不舉其弊在於任官不考其能故近者補京朝官選人皆立試法而獨未及使臣則任官之弊未為盡革伏望指揮樞密院詳議立法以聞詔都承旨曾孝寬詳議試格具奏 先是上批付王安石聞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藉藉怨謗以為官司浸淫盡収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指揮令只依魏繼宗元擘畫施行於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聞必有

事實乞宣示上曰聞榷貨賣氷致民賣雪都不售安石曰賣氷乃四園苑非市易務上曰又聞買梳朴即梳朴貴買脂麻即脂麻貴安石曰今年西京及南京等處水脂麻不熟自當貴豈可責市易司若買即致物貴即諸物當盡貴何故脂麻獨貴賣梳朴者為兼并所抑久留京師乃至經待漏乞指揮臣諭令自經市易務此事非中所管尋問呂嘉問才買梳朴兼并即欲依新法占買嘉問乃悉俵與近下梳鋪此所以通利商賈抑兼并榷

估市井元立法意政為此不知更有何事上曰或云呂嘉問少年不練事所置勾當人盡姦猾嘉問不能檢察安石曰在京師官司若寤寐飲食不忘職事又能曉達事情如呂嘉問即朝廷可以無事所置勾當人如沈可道孫用勤若不收置務中即必首為兼并害法今置之務中所謂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也今兼并把持條貫伺市易之隙者甚衆若違法抑勒百姓豈肯已上曰又聞立賞錢捉人不來市易司買賣安石曰此事尤可知

其妄呂嘉問連日或數日輒一至臣處為事初臣要見
施行次第若有牓如此臣無容不知若不出牓如何勝
得商賈果有此事則是臣欲以聚斂誤陛下相與為蔽
欺陛下當知臣素行不至此汚下若臣不如此即無緣
有此事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更
須審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會別具聞奏
呂嘉問見今買賣亦輒取問客旅牙行人自來買賣與
今來市易務買賣利害何如各令供狀即見行新法利

害既有文狀即事皆可覆案陛下未能昭然即不妨覆案今為天下立法固有不便之者陛下初欲更法度先措置宗室條貫非但宗室所不便前後兩省内臣以至大宗正司管勾所公人并官媒之類皆失職既而修倉法即自來説綱行賕之人又皆失職既而修左藏内藏庫法即説綱行賕之人又皆失職在掖門外僦舍幾為之空以自來説綱行賕人力不能復據要便處僦舍故也既而又修三班審官東西院流内銓法即自來書鋪

計會差遣行賕之人又皆失職今修市易法即兼并之家以至自來開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職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來有十餘戶若客人將茶到京即先饋獻燕設乞為定價比十餘戶所買茶更不敢取利但得為定高價即於下戶倍取利以償其費今立市易法即此十餘戶與下戶買賣均一此十餘戶所以不便新法造謗議也臣昨但見取得茶行人狀如此餘行戶蓋皆如此然問茶稅兩月以來倍增即商旅獲利可知不知

為天下立法要均天下之利立朝廷政事要使兼并游
惰姦人侵牟食力之人以自利如故若均天下之利立
朝廷政事即凡因新法失職者皆不足恤也又如保甲
誠足以除盜賊便良民前日曾進呈襄邑一縣未立保
甲以前八月之間彊竊盜各二三十火強竊盜其侵害
驚恐良民可謂甚矣假令保甲未能無擾當未如頻遇
盜竊之苦然此法行即自來為盜及藏盜皆所不便不
便即架造扇摇無所不至天錫陛下聰明曠絕如捩王

韶於選人以治邊韶材果可以治邊捄程昉於近習以治河昉果可以治河乃天錫陛下聰明曠絶也然韶屢見疑沮幾為讒誣所廢昉盡力公事而陛下乃用讒說謂其所舉人有私此則陛下雖有曠絶之聰明而每為小人所蔽不能稱天所以錫陛下之資上笑安石又曰陛下好惡不明容長小人大過若欺誣有狀終不治此人所以敢為欺誣無所畏憚也陛下欲廣聰明故博延人言臣不知陛下以謂博延欺誣即能廣聰明博延忠

信然後能廣聰明上曰固欲其忠信也安石曰今忠信者極少欺誣者極多此事不可責人陛下正當自反欺誣既衆而陛下不忍有所懲忠信既少而陛下每感於欺誣而深求其失則人臣自非本性篤於仁義孰肯不相朋比為欺誣而欲獨為忠信凡今欺誣衆而忠信少乃是陛下致其如此不可以責人臣也

庚申皇城使端州團練使樞密副都承旨李綬為西上閤門使知代州客省使文州防禦使馮行已知雄州詔

緣界河廵檢趙用追一官勒停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用叙復刀魚廵檢王浩潘肇喜堝等寨廵防高興宗孟牧各追一官衝替初北人漁於界河因剏界河司虎頭船用等擅縱兵過河追捕交射越北界十餘里至焚其廬舍拆取魚梁網罟奪其魚船北人以為言命提點刑獄孔嗣初劾之而有是責於是知霸州馬用之知信安軍孟辯各降一官知雄州張利一罰銅二十斤安撫副使王光祖三十斤并差替坐不覺察用等故也先是朝廷再令利一及

光祖體量趙用越界事皆言無之後付高陽經畧司乃得實光祖當追一官王安石曰利一與光祖同罪上曰光祖得出入利一不得出入但承光祖牒報言利一無罪安石曰如此則是光祖知有而言無豈可但追一官令在位僉以為不見光祖知與不知安石曰若云不知則失覺察失覺察即與利一同罪為邊帥朝廷令體量事但承牒言具奏畧不究實豈得無罪若云不得出入便不可知則高陽何以得實上曰高陽遣人往安石曰

高陽可以遣人利一何故不遣人乃與光祖得差替罰銅有差上疑利一去來者不肯任責了事文彦博亦以為然安石曰留利一利一何憚而肯了事前日委利一了事事久不了故朝廷用孫永之言應敵利一乃更歸咎朝廷即前來事不了利一豈肯任責上又問誰可代利一者安石言李綬可使僉謂綬曉事上不以為可吳充曰綬曾與安石同官安石曰與臣及蔡挺同官雖多顧惜人情然武臣中如綬者亦少上曰要不如利一安

石曰利一誠惶惶然今雄州但要省事則綏亦可使也

乃以綏知代州代馮行已用行已知雄州紹聖元年十二月王光祖傳熙寧二年為河北沿邊安撫都監進安撫副使五年界河巡撿趙用追北賊過河居數日契丹以兵數萬壓境造浮橋如欲渡者光祖倚舟對其軍盡徹戶牖使之按見舟中嚴整邀河不得言出兵或謂契丹方陣而以單舟乘之如萬一不可測何光祖曰契丹所顧者信誓也其來止欲得趙用爾必無能為若少避之致其勢不得過而輒發則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情見遽呼欲有所語光祖命其子襄即之敵及四合然語惟在用襄迎折之其將蕭禧遽揮兵使解去且邀襄食以所載青羅泥金笠授襄為信即上之前此朝廷已罷光祖且降兩官吳充爭曰此事非王光祖以身對壘又以其子冒刃及取從約則事未可知應賞而罪無以示勸沮帝命

還所降官以為真定府鈐轄此光祖傳所載然五年閏七月十三日光祖坐不察趙用罰銅三十斤差替初議追一官亦不見行遣恐傳或有所增飾姑附此當考六年三月四日孫永知開封可參考趙用事

辛酉上與王安石議行河東保甲曰兩丁或不易只取三丁以上如何安石曰兩丁止就本州巡檢上番一歲不過一月半月又支與糧食及以武藝較得錢物何不易之有若不如此則三丁番役乃頻又三丁事力未必便勝兩丁恐勞佚苦樂不均上曰聞開封近勘到府界百姓但有作襖已典買弓箭因致怨讟慮亦有不易者

先是皇城司察保丁以教閱不時及買弓箭衣著勞費往往訕詈詔開封府鞫其事故上語及之安石曰若論不易則三丁兩丁各有不易者然府界已累約束毋得抑勒買弓箭何者冬閱及廵檢下上番惟就用官弓箭不知百姓何故至於典作襖又云六月使人教閱條貫亦初無此不知何故云爾恐皇城探報與開封所劾情實未可知蓋陛下於所聞易知之事尚多非實則探報口語難辨之事豈可必信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為一男

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
蓋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此凡民所宜自古未有造
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驅百姓使置弓矢未
為過但陛下憂䘏百姓至甚故令立法一聽民便爾且
府界多盜攻刼殺掠一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出賞
錢出賞之人即令保丁也方其出賞之時豈無賣易作
襖以納官賞者然入皆以謂賞錢宜出於百姓夫出賞
錢之多不足以止盜其效已見於今日則雖令民出少

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上曰賞錢人所習慣安石曰以習慣故安之以不習慣故不安者百姓也陛下為人主當以理制事豈宜不習慣故亦以為不安上曰民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産民不怨決河若人壞之則怨矣安石曰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然後能為天之所為為天之所為者樂天也樂天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為則不能為天之所為不能為天之所為則當畏天畏天者不足以

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者為諸侯之孝而已所謂天之所為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産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為怨而天不為之變以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鯀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卹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能待如此之久此乃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五月二十二日七月十三日十九日閏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朱史輙取

此段附四年三月十三日陳留保甲騷擾事下誤也陳留騷擾事不聞置獄此獄自緣皇城司探得保甲訕詈乃令開封鞫之故有六月教閱等語與陳留初不相干今仍依日錄附本日兵志載此段大抵因日錄　陳瓘論曰安石曰鯀汩陳五行九載堯宴然不以為慮臣聞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孔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安民堯以為病何至於宴然不以洪水為慮乎蓋人主宴然不以為慮然後大臣得以如意而有為蔡卞解釋詩書同此一說今日錄乃無堯宴然不以為慮之語疑蔡卞實為安石刪去

壬戌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為義勇強壯不別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禮初議也五月二十三日命王安禮專修條貫上曰今以三丁為義勇兩丁為強壯三丁遠

戍兩丁本州縣巡檢上番此即王安禮所奏但以保丁為強壯人習強壯久恐别名或致不安也安石曰義勇非單丁不替強壯則皆第五等户為之又自置弓弩及箭寄官庫須上教乃給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河東蓋寬利之非苦之也請更遣官相度不必如聖旨為定上曰河東義勇強壯已成次第今欲遣官修義勇強壯法又别令人團集保甲如何安石曰義勇要見丁數即須隱括因團集保甲即一動而兩業就今既差官隱括義

勇又別差官團集保甲即一事分為兩事恐民不能無擾上曰保甲要亦未可便替正軍上番安石曰王安禮所奏固云俟其習熟乃令上番然義勇與東軍武藝亦不相較臣在江寧見廣勇虎翼何嘗有武藝但使人詰逐路閱試東軍及義勇比較武藝生熟具奏即可坐知勝負今募兵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為農者皆朴力一心聽令之人以此較之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嘗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

接五代百姓困極公侯多自軍中起故豪傑以從軍為利今百姓安業樂生易以存濟軍士無復有如向時拔起為公侯者豪傑不復在軍而應募者大抵皆不能自振之人而已上曰軍強弱在人五代軍弱至世宗乃強安石曰世宗所收多天下亡命強梁之人此其所以強也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非有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強則兵必不弱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務也但

不當專務強兵爾上卒從安石議令盡依王安禮所奏彥博請令安石就中書一面施行此事安石曰本為保甲故中書預議若止欲作義勇強壯即合令樞密院取旨施行上曰此大事須共議乃可彥博請令至共議乃可兵志所無今以日錄增入十八日遂遣曾趙察訪前安石曰臣聞天造草昧天之所造其初尚草而不齊昧而不明及其成功然後可觀如保甲事初已見效如此刱及其成功今縱小可未如人意猶宜遲之待其成就計天下事當於未成之時逆見其必成之理乃可以制事不然須其已成然後悅懌即事於未成之時已為人所破壞矣此日錄十五日所載上曰保甲義勇有芻糧之費當為之計安石曰當減募兵取其費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纔養兵十之

一二上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彊本之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須募兵今京師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及數千但勿招填即為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民兵盛則募兵當減矣又為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八萬然所可奬慰者不過酋豪百數十人而已此數百十人歆豔則十八萬之衆皆順聽矣此府兵之遺意也上以為然今議其法此據兵志第一卷與卒從安石議相接今附注此安石云天造草昧至人所破壞乃日録閏七月十五日事

九月四日初詔試驗河北義勇閏七月半間未也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安石論勿招填募兵之逃亡者以其費供保甲初不專指河北又三年三月十七日亦有此言

甲子張利一言北界回牒闕報賊事稱備有本界人馬

巡歷無煩行遣利一因言罷鄉巡弓手故致此王安石
曰公文前固有此上曰未嘗言備有本界入馬巡歷也
恐遂來占兩屬地安石曰兩屬地北界既得差役又得
收稅占與不占有何利害上曰便移口鋪來雄州北即
北門外便不可出安石曰待如此然後與爭未晚然契
丹修城淘濠是為自守之計但畏我往侵彼非敢來侵
我也恐未敢便占雄州已南地上曰銀城七十里便移
口鋪占今無如之何安石曰當是時關南地尚來索亦

無如之何何但銀城而已索闗南地雖不與然與三十萬銀絹乃得已茍非無以待强敵即彼要移口鋪必非鄉廵弓手所能抗禦茍未敢如此即亦未須與較文彦博等皆以為宜即添鄉廵弓手以應之安石曰郤添弓手即是從前體面從前如此行之固未能致彼渝盟然欲以此望其不以廵馬過河即恐亦未能也廵馬過河與不過既無利害姑待張利一去後如何上曰姑待之先是上議廵馬事曰彼見我修驛亦便爭廵馬過河我

不當縱之致彼狃習安石曰我修驛彼若曉達事情自不須爭彼巡馬過河我若曉達事情亦不須爭也

乙丑遣起居舍人史館修撰兼樞密都承旨曾孝寬太子中允權發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趙子幾往河東路察訪義勇利害及體量官吏措置常平等不如法事舊紀書孝寬子幾察訪河東新紀乃不書上既用王安石議命子幾使河東相度保甲安石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必藉帥府同力事出於執政則劉庠必觀望沮毀謂宜手詔專責庠

了此事須聖意不疑乃可以議法若猶未能曠然無疑則無庸倉卒上曰此事復何疑安石曰陛下今雖不疑然法行之後異論方興又河東官吏豈能推行盡本法陛下見推行小有妨擾必復疑悔如此則不如且熟計定徐指揮未晚上曰立法令善官吏違法即與停替復疑欲更差一人同子幾往安石曰陛下欲用何人上曰孝寛何如安石曰善子幾果敢孝寛詳謹可以相濟也既而上又欲令子幾先往相度却令孝寛覆驗推排安

石以為兩人或異論則於事體非便上曰孝寬似不欲與子幾同往又曰子幾孟浪前日排府界保甲初令試排兩縣子幾遂盡排諸縣安石曰此事復何所損子幾極有遠用如修衙前法無人不以為便上又疑子幾性強或與孝寬忿爭用曾布代孝寬如何安石言布令所領事不可一日令它人為之相度保甲易耳故卒遣兩人仍命安石曉譬子幾令與孝寬叶和安石又白上曰陛下天資聰明羣臣上殿陛下考察其才十得八九此

非特羣臣所不可及載籍以來殆少及陛下然陛下知人情偽或不及常人葢常人不為人所蔽陛下多為人所蔽故也陛下昨為臣言林廣拜官追思先帝對使人涕泣陛下即稱其忠竊以為陛下既不親見廣但使人論奏耳虗實固未可知縱其有實若疎簡使人使人未必為之論奏陛下專信使人論奏即人臣但當諂附使人若不諂附使人雖盡力公家陛下何由知察若諂附使人即從容游說必得簡在聖心陛下當無事時為此

輩游說浸潤及至遇事即以所懷蓄決事懷以為善即雖有罪加以恕心懷以為不善即雖無罪而加以忿心陛下處人功罪每或輕重不當者臣誠見陛下未免有此蔽故也上曰此在所使人如何而已安石曰太祖敢於誅殺然猶為史珪丁德裕之徒所欺而濫及無辜不知陛下於欺罔之人能有所誅殺否非特不能有所誅殺能有所絀責否非特不能絀責能有所詰問否陛下於欺罔尚不忍有所詰問而望所使人不欺臣竊以為

難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陛下左右如此人不知有幾為欺罔而麤疏陛下尚或能察為欺罔而精密陛下多已不能察矣陳瓘論曰太祖皇帝臨御之初命史珪博訪外事珪所奏白案驗皆實由是信之及珪與郭貴譖梁夢昇太祖察見姦狀即亟遷夢昇為右贊善大夫而史珪之言遂不復見用今安石以為太祖為史珪之徒所欺濫誅無辜即不知所欺者何事所誅者何人而乃以太祖為濫誅無辜也又丁德裕在西川却與張延通不協歸闕白延通陰事太祖怒收延通按問延通引伏太祖始欲赦延通及便殿引問延通抗對不遜遂命斬之夫抗對不遜人臣之大罪也延通武人固不知學而事君之禮不當悖慢豈待講乎經旨而後能知借使延通為德裕所譖本無毫髮之罪而太祖以其不遜怒而

斬之此乃至明至斷而可以為人臣悖德之戒也今安石乃謂太祖為丁德裕所欺而濫誅無辜斬一不遜之人而可以謂之濫誅則是人主威令無可施之地矣又況詆誣藝祖欲以濟其誅殺之謀乎

集賢校理同知禮院趙彥若言太廟止有八室欲乞俟有司議定祧復依唐制增為九室之廟奉僖祖神還居舊室是時議復僖祖彥若謂歷代非初即位而復已祧之主者獨有開元故事因以為言不報乞免同知禮院從之

朱本云不報即是無施行墨本刪去今復存之　王安石日録云初禮官以非始即位而祧為疑安石曰此但改正僖祖順祖當祧與否於禮無嫌上曰寧拘忌諱乎此固無嫌安石所指禮官蓋彥若也今附此

祕閣

校理王介上議曰凡物有無窮而理則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之所以七廟據其世數之上下迭毀而七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高祖自高祖而上則又何也必曰不及見也則闕而知之者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為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考之外而必祧也自二廟而上為始封君而必祖也借無始封之君則亦祖受命

而王者爾如祖之臣見其有八廟未見其所謂七也七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為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罔極之恩為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服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伏惟我朝宗廟英宗之廟則考廟也仁宗則王考廟也真宗則皇考廟也太宗則顯考廟也太祖則祖考廟也宋無始封之君固以太祖為祖考理勢然也以太祖

為祖考則僖祖之廟疑非契稷始封之比當太祖之時固宜在四親廟當陛下之今日世數差逺在顯考之外則理所宜祧者也或亦為壇者也設宜壇而祧之然且不可況曰不祧者乎臣愚以為當令僖祖以祭法格之宜在二祧之域不宜不祧決矣如顯考外而不祧臣疑祭法非先王法也或詰臣曰今者遷僖祖之主藏之夾室替祖考而下附於子孫禮乎臣應之曰何必夾室也固有祧廟存焉謹按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又曰其

廟則有司黝堊之以此言之則祧固有廟明矣今以僖祖之主倣擬祧廟焉又何必下附子孫之夾室也如朝廷未暇擬祧廟則姑以禧祖之主專西夾子孫藏之東夾亦豈替其尊也或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商周雖祖契稷湯文然猶不絕嚳也宋既祖太廟矣亦可絕僖祖乎臣對曰是祧也非所謂絕也猶有祧廟焉亦有追饗焉顧遠之於無事禘祫而後及之爾謹據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高陽祖嚳而

宗堯商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舜繼堯之大統此所以祖堯之父也
周則不然於稷始封之祖也非獨廟之又從而郊之重
之也於嚳則遠祖也非獨不廟焉禘而後及之爾抑帝
嚳者自有虞氏商人祖之此周之所以不立嚳廟而獨
廟姜嫄也彼商周之於嚳禘而後及之然則今之僖祖
亦以禘祫而後及之不亦可乎或又難臣曰今者禘祫
敢屈僖祖之祧就太廟乎臣又將應之曰若以周人不

立嚳廟而曰禘嚳而郊稷既不立廟未知禘於何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亦就稷廟而禘嚳其以稷配之乎由此觀之是謂屈祖之伸伸孫之屈殆乎正之變也若以太祖之主從僖祖之祧此則祖以孫伸孫以祖屈比之屈伸而伸屈殊有間矣此韓愈議禘祫所以獻祖居東嚮之位景皇從昭穆之列也此傳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義也是亦變之正也今者之議將取正之變乎則亦取變之正乎是亦取其變之正也況太廟一

歲而數祭禘祫閲數年而後及如此則太祖之尊一歲而屢饗遠祖之尊數歲而一伸於以求之禮法參之神道質之人情亦是變之正也今者之議苟祧僖祖而祖太祖則如是可也苟不祧僖祖則是太祖啟運立極聖神英武為宋子子孫孫立萬世無窮之基本而不得專饗東嚮之尊臣恐宗廟神靈未安於此也伏惟陛下聖神仁孝聰明濬哲放古而蹈道達權而知禮以宗廟大事差少失禮則過乎鬼神而議乎後世於是乎廣謀從

衆下之兩制亦不專輙臣雖非兩制然而覩國家大議其容囁嚅自非思慮之熟亦未始輕著于篇敢以前之云輙貢愚瞽議格不下會要載此于兩制及孫固議下附十一月二十三日今移見趙彥若免禮院差遣後介先以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權發遣戶部勾院八月十四日出知湖州

丙寅秦鳳經畧使呂公弼言乞從本司差官於冬初擇諸州上番義勇材武者以為上義勇免赍送芻糧之役募養馬者為有馬上義勇亦免本戶支移就差本路鈐轄周永清提舉訓練從之

戊辰詔沙門㑂罪人趙能等四十四人量移過海再詳情理輕重分配諸路姚素等依舊初知登州李師中言㑂之流罪人多而戍兵少恐生變請減從之乃命知審刑院崔台符詳定能等九十三人皆熈寧以前所配原情理輕重分兩等輕者從之　王安石言王韶欲討南市經畧摩正事上以韶為是既而曰韶能了此否安石曰觀韶所奏甚合事機然兵有利鈍則未可知若此舉未勝必須再舉勝而後已凡經畧邊夷當從事於易摩

正最為易者或不能決勝即士氣沮壞敵情輕我難復言經畧矣上曰西人敢來助否安石曰元昊諒祚或敢來今決不敢也

已巳名輔臣觀穀于後苑　初知太原府劉庠言探報北界欲用兵力移口鋪於距馬河南十五里安置詔送中書樞密院樞密院關中書云巳令雄州緣邊安撫司審聽具奏壬申王安石白上曰此事不足煩聖慮契丹主即位幾二十年所為詳審必不肯無故生事䟦趙用

過河燒屋朝廷即枷勘趙用停替張利一修館驛過當即行折毀鄉巡弓手亦為之罷如此而猶欲移置口鋪侵陵中國非大狂妄不肯如此就令其失計如此陛下不用遽與之爭徐因使人譬曉彼亦當悔悟若不悔悟即是全不曉道理不識利害又何足憚契丹茍務卑辭厚禮以安我而兼并夏國陛下乃當憂懼為其有深謀故也今夏人國弱主幼無紀律可兼并之時彼尚無意兼并如何乃敢南牧臣竊觀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計

議惟西方宜悉意經畧方其國弱主幼又無紀律時不可失經畧西方則當善遇北方勿使其有疑心緣四夷中強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臣願陛下於薄物細故勿與之校務厚加恩禮謹守誓約而已上曰若能兼制夏國則契丹必自震恐豈非大願安石曰夏國非難經畧顧陛下策畫安出爾馮京曰夏國與契丹唇齒之國必相連結捄援安石曰孫武以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又以為舉秋毫不為多力蓋經畧敵國必

制勝於無形之中如舉秋豪故不再籍不三載而已舉矣若不能如此致其相結相援而後圖之非善計也上曰今經畧夏國止患糧不足安石曰糧不足非所恤也要在陛下陛下内不知羣臣情偽故將帥莫肯一心趨赴陛下所欲為而敵國情偽亦為異論所蔽如此則雖糧多豈能勝敵上悦

癸酉王安石白上曰開封鞫保甲怨詈事驗問皆無有疑近習架造此獄以疑陛下前封丘匿名牓但言保甲

至八月別有事又言邊庭事將來更不可說蓋未嘗以教閱上番置弓箭為言者明其無害不可用此扇搖故也今皇城司報探乃云爾陛下宜稍留意省察正月壬辰七月己亥皆有匿名事當并考

甲戌知青州資政殿學士趙抃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踰年要錄京東旱蝗及境輒遇風墮水而盡於是上欲移抃知成都或言前執政舊不差知成都成都今又少有人欲去者上曰今人少欲去但為職田不多耳抃清苦

必不為職田蜀人素愛抃抃必肯去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無不可乃詔加職遣内侍齎賜名見勞之曰前此無自政府復知成都者卿能為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敕命也顧豈有例上甚悦上又欲令吴中復知永興既而曰姑竢中復離成都東軍在蜀連三次有謀變者安石曰聞中復頗弛緩上曰蜀中東軍不須多可減安石曰向所以置東軍非特彈壓蜀人亦備蠻寇上曰今蠻皆衰弱無足慮即東軍自可減也此據日録八月十八日事

詔以京東武衛兵四十二指揮屬河北路令總管司勾差並以二年一代先是河北兵籍視諸路為多而並邊冗食復仰給三司言者屢請損其數故因撥併奇零溢額止當禁兵七萬而以京東地腴賦羨乃增置武衛軍嚴其訓練數年皆為精兵至是始詔分隷河北而議者復謂東南兵少盜賊可虞故又詔於京東見管軍馬內以三千人屯戍揚杭江寧焉十月二十三日可考

乙亥樞密院言先朝嘗委官薦舉陞朝使臣材可以知

州軍及主兵任使者以姓名注籍量材拔用歲月既久選任畧徧或已在委寄或嘗試無取或事故凋喪臣等備位樞府大懼不能周知人材乞依故事令文武臣僚官各兩人詔諸路安撫及文臣帶路分鈐轄舉官堪知州軍主兵官各一員轉運提點刑獄舉知州軍一員武臣總管鈐轄安撫舉主兵官一員舊紀乙亥詔諸路安撫總管鈐轄舉任主兵武臣一人監司文臣鈐轄仍舉任知州軍者一人新紀無此

是月廢延州金明縣為寨豐林縣為鎮廣州信安縣入

信州新興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五年八月丁丑朔詔通遠軍見修策繖丕勒堡兵馬暴露令王韶閒行犒設先是吳充言張詵書云韶討南市一日費六百石糧四百貫錢王安石曰呂公弼書亦云費多臣本憂政在犒勞士卒不至若犒勞士卒周足

使樂為用即不憂不勝今呂公弼張詵皆言費多即必
犒勞周足矣上欲更與錢物安石謂前與陝西轉運使
錢物已多今不須也已而上復降此詔仍令張詵應副
閏七月五日安石云　張利一奏乞牒北界理會巡馬過河事王
安石曰欲候馮行已到令相度樞密院以為當理會如
銀城坊地至今猶理會安石曰銀城坊地為北界所取
却至今空費文字往來不知如此終能勝契丹否呉充
曰不如此恐如諸路奏報必移口鋪過河來復如銀城

坊時事安石曰銀城坊是幾年占却文彦博曰慶歷中
安石曰今日與慶歷中異恐必不敢來占地彦博曰何
以異安石曰慶歷中要關南十縣與三十萬然後止今
日恐未敢來求地度陛下亦未肯與三十萬物以此知
與慶歷中事異上曰牒去必不濟事然且令邊吏理會
亦無妨安石以為不須上固以為無妨乃改定牒本婉
順理會
己卯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呂公著提舉崇福宮從

所請也上始欲令公著歸朝公著以病辭王安石因言公著既誣韓琦欲舉晉陽之甲乃自諱匿云未嘗言其意恐公著復用故力排之　詔京西路提點刑獄庫部郎中賈青贊善大夫李孝純並奪一官與小處差遣坐募役方行奏稱所募人已足司農覆案不實及擅增科役錢也

庚辰王韶奏就竹牛嶺東西各招弓箭手一指揮又奏乞度僧牒五百給勾當番僧並從之　詔知原州左藏

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种古知德順軍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周永清並遷西上閤門副使通判鴐部員外郎鄭度虞部郎中張進龍各遷一資餘推恩賜銀絹有差先是樞密副使蔡挺言勘會到涇原路根括典買蕃部并隴山地土因依及勾當官吏等而上批朝廷用財物招軍其官吏尚第有酬奬令根括乃是積年隱沒侥倖閑田一旦歲獲租課及招弓箭手人馬如此之多為利非招軍比也故有是命　定走馬承受避親法

辛巳廢鄭州以管城新鄭二縣隸開封府省原武縣為鎮入陽武滎陽滎澤二縣為鎮入管城廢滑州以白馬韋城胙城三縣並隸開封府先是判司農寺曾布奉使過鄭以吏民乞廢州狀奏聞乃下京西相度轉運使吳幾復等奏廢鄭為縣罷諸徭役支費寬民力兼審問民吏實皆樂從而滑州亦以狀言本州自天禧河決後市肆寂寥地土沙薄河上差科頻數民力凋敝願隸府界與鄭俱為畿邑為便且庶幾王畿四至地里形勢相

等已而上又問執政曰聞鄭人不以廢州為便然否王安石進曰此乃鄭民吏自乞又屬王鐵則諸事優便所省錢一歲幾十萬緡省州官十餘員鄭州州役省四百餘人諸縣復不在是此兩州止公使庫逐年破壞人産自不可勝言不知何緣廢州乃於鄭人不便又此兩州出役錢比天下為最重若廢即出錢如府界比天下為寡輕惟是士大夫有置産在鄭州者或不欲爾安石所稱置産蓋指魯公亮吳充曰為團練州時甚熙熙因為

節鎮故勞潎安石曰為節鎮所添職官一員公人十餘人而已此言非是蔡挺曰人畏保甲上番故畏屬畿縣爾安石曰保甲上番以來鄭人投狀欲屬府界者不絕滑州乞屬又在鄭人之後上皆以為然乃曰言欲恃鄭滑為吭扼非也故卒廢之元豐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復鄭州四年八月十五日復滑州

壬午察訪荊湖路常平等事章惇言本路蠻事欲乞一面措置或招到南北江首領犒設錢糧令轉運司應副

官員有不職者許選擇對移溪洞有漢界亡命之人亦許招諭放罪責其自效有功者量事酬奬從之舊紀書壬午章惇措置荆湖蠻新紀削去　夏國進表不依舊式但謝恩而不設誓又不言諸路商量地界事樞密院共以為疑上問如何王安石曰中國與外夷要以宗祀殄滅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詔甚善文彦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上曰便得誓表如何便保彼不為變安石曰誠如此彦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知天地神祇尚恐其變若更

無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賴即夏國引前誓足矣臣恐誓與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歲賜必不便敢抗拒彥博又以爲羌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便敢撤備安石曰其勢可見即其情可知恐不足過慮撤備無妨彥博又言有盟誓則彼違盟誓我有辭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國豈患無辭馮京曰太祖得蜀人與河東蠟書曰我伐蜀有辭矣安石曰太祖偶然有此語若蜀可伐恐雖無蠟書太祖不患無辭如太祖伐江南豈有蠟

書但我欲行王政爾乃擅命一方便為可伐之罪如夏國既稱臣未嘗入覲以此伐之亦便有辭臣以為不患無辭患無力制之而已上以為然又論地界安石曰臣本欲議地界者為環慶占夏國地若不與降誓前約定即誓後必復紛紜今既以環慶地與之則餘路更無足議不須復問乃降答詔此據王安石日錄附見本日朱墨二本實錄並無此十三日詔可考

王安石白上雄州繳進涿州牒牒語甚激切皆由張利一牒涿州所言非理故致彼如此又利一非理侵侮

北界事極多文彦博曰北人稱將禮物來白溝驛送納元書內云交割令輙云送納邊臣自當理會安石曰當時但為爭獻納字令送納與交割亦何校王珪曰元書有納字安石曰既有納字令送字又是平語何理會之有彦博曰如此不理會則必來移口鋪矣安石曰待彼移口鋪別理會彦博曰當先事理會彦博等退安石又曰交割與送納無所校陛下不須令邊臣爭此臣保契丹無它若出上策即契丹移口鋪陛下亦不須問若出

中策即待移口鋪然後與計校未晚若縱邊臣生事臣恐以爭桑之小釁成交戰之大患臣與張利一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屢言利一者但欲陛下知事之是非人之情偽陛下不知事之是非人之情偽所以決事有不當陛下欲知事之是非人之情偽即當先知所與計事者為忠為邪若所與計事者為邪即不肯以天下治亂安危為己責更或幸天下有事因以濟其姦陛下聖質高遠然自以涉事未久故畏謹過當未能堪事只邦丹移

口鋪陛下便須為之惶擾即聽惑聽惑即姦人過計或誤而見聽姦人過計或誤而見聽即宗廟社稷安危未可知陛下既未能堪事即未宜使邊鄙有事陛下欲勝外夷即須先强中國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然則强中國在於得人而已汲黯在漢朝淮南為之寢謀汲黯非有智略足憚但為人主計能諒直不為姦欺而已惟其如此故淮南憚之而不敢反若公孫弘之徒即非淮南所憚也今陛下左右前後似少如汲黯者此所以

未能強中國也上矍然良久曰契丹慶歴中亦為西事
故來求關南安石曰慶歴中為仁宗計事者皆全軀保
妻子妨功害能之臣如公孫弘之徒衆而如汲黯者寡
此中國所以不强而契丹敢侮也
甲申審官西院祗候差遣使臣請假待闕者依三班院
並給假一年　樞密院欲令雄州牒涿州理會送納字
王安石曰恐不足理會文彦博曰見無禮於君人臣所
當憤疾此安可但已吳充曰恐自今公牒一向稱送納

即難理會安石曰天命陛下為四海神民主當使四夷即叙今乃稱契丹母為叔祖母稱契丹為叔父更歲與數十萬錢帛此乃臣之所恥然陛下所以屈己如此者量時故也今許其大如此乃欲與彼疆埸之吏爭其細臣恐契丹豪傑未免竊笑中國且我欲往當先計其如何報我今計涿州不過不報即於我未為得伸若更稱引中國許物書有納字即我未有以難彼吏為挫屈又引得彼言辭不遜不知朝廷如何處置彥博等固爭蔡

挺曰此必是契丹朝廷意指涿州何敢如此上曰契丹朝廷如此欲何為安石曰此皆張利一生事激其忿怒故耳陛下但覩涿州牒内所坐利一牒語及涿州所引雄州侵陵北人事即其曲不在彼陛下欲治强敵當先自治臣屬使直在我然後責敵國之曲上因問孫永奏張利一事何如先是永奏利一不當牒北界妄要占兩屬地為南朝地致其回牒不遜又利一已有指揮差替乞暫令人權領事仍催馮行已到任安石曰孫永所奏

皆是兩屬地彼元不曾占據却妄牒北界稱是南朝地
所以致其占據稱是北朝地彦博曰孫永不知本末從
來公牒爭辨如此非但今日如斫柳椿亦來爭辨此豈
是張利一安石曰斫柳椿乃李中吉引惹不可罪張利
一緣館驛不依常式添團夯手決百姓為不合與北界
巡兵飲食又行公牒要占兩屬地界此即是利一引惹
今既差替却令在任候替人孫永以為不便誠是彦博
曰利一人臣豈不欲事了事不了利一自當任責安石

固執前説上曰姑令雄州作牒本進呈　録知辰州石鑑子大受為郊社齋郎初鑑乞以再任欽州并令知辰州陳乞親屬差遣恩與大受易一文資上以鑑嘗有邊功特與之鑑又言辰州溪洞地接邵州須守臣表裏協應邊事乃可輯詔以左藏庫副使王咸服知邵州以咸服習湖外事故也　鄜延路經畧司言根括閑田及侵冒地並以招刺弓箭手詔先擇近便田給降羌之無田者　管勾秦鳳路緣邊安撫司王韶等言収復武勝軍

詔其合修堡寨處所以聞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屬降人者並給還或先已支用者償其直先是七月韶舉兵城渭源堡遣將破蒙羅覺遂城策繖丕勒破穆爾瑞巴族賊時處高恃險諸將欲置陣平地韶計賊苟不肯捨險離巢穴速鬬則我師必且徒歸而師已入險地則當使險為吾所有乃徑領師至瑪爾巴山踰竹牛嶺壓賊軍而陳下令曰兵置死地敢有言退者斬賊乘高下戰官軍稍却韶親環甲麾帳下兵逆擊之賊衆潰走獲首虜器甲

焚其族帳洮西大震會摩正渡洮為之聲援餘黨復集瑪爾巴山韶語諸將曰若官軍至武勝則瑪爾巴山可一舉而定乃令景思立王存將涇原兵由竹牛嶺南路張其軍聲示以不疑而韶潛師由東谷路徑趣武勝未至十里遇賊破之轄約等棄城夜遁大首領吹斯纖王阿噶出降遂城武勝新舊紀並於甲申書王韶復武勝軍壬辰以為鎮洮軍　先是河北提舉常平倉司言趙州鄉户衙前年滿所役重難分數未足每分當錢五千乞減錢一千以三年分三限償

官從之於是有詔候免役法行免納時河北未行役法也王安石因白上令利州路役錢剩十萬緡餘路做此比已令用常平法蕃息賦州縣吏州縣吏若得禄又有新降贖法又近令察訪官搜舉吏有才行者自此善士或肯為吏善士肯為吏則吏士可復如古合而為一吏與士兵與農合為一此王政之先務也上曰諸司重法吏誠不敢受賕然聞密院言猶有留滯文字處如何安石曰如西審官三班屬密院臣所不知如東審官流內

銓即文字上下點檢吏爭欲上籍以為勞矣上曰如此則選人極是長利也此兩段安石對語朱史乃并入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失事之次今仍附本日

潁州言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要錄云修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為已任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修喜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衆而薦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修自以為失庶終不出修自以為得也庶應山人嘗為壽春令有政績已而退

居二十餘年修及龍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薦庶文學行誼宜在臺省詔以庶知崑山縣固辭不行宋庠兄弟及修貧賤時皆依之三人既通顯庶未嘗倚以進也

乙酉賜河北常平司内藏庫錢五十萬緡於近邊或沿黄漳御河通漕州軍豐年市肆糴軍儲　詔環州界所賑蕃部乾糧特與除破

丁亥中書門下言太皇太后自今南郊聖節生辰逐次並録親屬四人恩澤皇后二人本服朞親並奉禮郎大

功守監簿小功初等幕職官緦麻知令錄異姓準此內
幕職官知令錄並與監當有服女之夫本服大功以上
女夫與之錄令小功判司主簿或尉緦麻試監簿周親
之女子與知令錄孫及大功女之子判司主簿或尉曾
孫及大功女之孫小功女之子並試監簿應非所生子
罪所生子之子孫各降一等推恩緦麻女之所生子試
監簿年小初等職官知令錄並除試大理評事判司主
簿尉試監簿年及二十五依所得恩例與堂除餘依此

諸妃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每遇南郊許奏有服親及有服親之夫二人妃朞親寺監簿餘判司主簿或尉異姓試監簿大長公主奏公主奏夫之朞親判司主簿或尉餘試監簿婉容以上每遇南郊許奏有服親一人才人以上奏小功已上親一人並試監簿已上願就右職依新定換官法幕職官左班殿直知令錄右班殿直判司主簿尉奉職試監簿借職如已有官親屬文臣中行郎中已下武臣官苑使已下並轉一官選人循一資本

條恩例高者自依本條即以轉官恩澤換外任者聽仍不許以兩人恩澤合併奏一人内諸妃已下即依熙寧四年九月文武臣僚奏有官親屬條貫熙寧四年九月文武臣寮奏有官親屬條貫今不見于實錄當考或是元年九月吏許之十月二十七日戊申所附中書言宰臣有官親屬遷陛等或即是遇奏薦仍並令逐位使臣審問依條貫保明太皇太后皇太后親雖不該推恩而奉特旨者不用此條詔除公主親王外孫等條别具詳定外餘並從之先是中書樞密院爭議太皇太后以服紀比類推恩事上令

用特旨者不用條至是乃并條前所立條制上之上令用特旨在今年三月辛丑當考選舉志第二卷八月中書門下言云云有奉特旨者不用此法始上欲裁廢補恩幸安石謂自貴始於是太皇太后皇太后推恩稍為限數樞密院投隙以間安石率屬爭之安石曰此常數也至奉特旨則不在此固無傷於恩也上卒用安石議至是乃并修所立上之本意所書大率多為安石道地附見當考

蔡挺言王韶經制洮河宜止殺招降上曰强獷若不討蕩即無緣帖服又言招弓箭手事王安石曰地遠難遙制王韶必有經畫薛向說邊事不畏賊但畏京遞到不合事機耳上曰鄜城科等並領衆防托安石曰王

韶固欲朝廷知初附諸羌為用然初附之衆不宜令久暴露無慁澤若徧加勞賜即難給謂宜令韶科等放散其衆獨留精兵防托厚加犒勞賞賜以慰恱衆心人少則不多費財衆心慰恱則樂為用上令安石速與韶書言此并及弓箭手事

戊子歙州軍事推官陳郛知秀州華亭縣張若濟並與光禄寺丞賞修水利之勞也　左藏庫副使提舉廣州修城張節愛言創築西城及修完舊城畢廣初無城魏

璀始築子城及儂智高反知廣無城可以鼓行剽掠遂自邕州浮江而下數日抵廣州知州仲簡嬰子城拒守城外蕃漢數萬家悉為賊席卷而去自是廣人以無外城常譌言相驚莫安其居議者皆以為土雜螺蚌不可城獨知州程師孟以為可於是令轉運使向宗道判官盧大年提點刑獄陳倩周之純等畫圖來上詔可之遣節愛董役又慮南方不閑版築工仍令以八作都料自隨凡十月而畢師孟宗道大年倩之純並降詔勑奬諭

賜銀絹有差

己丑詔通遠軍以西屯駐軍馬處如闕月支錢許於市易務權借仍具數以聞　詔陜西諸路經畧使夏國已差人進誓表可相度減將卒及州軍城寨屯泊東兵初六日進表不依式王安石云云可考

辛卯入內供奉官李憲言方築武勝軍乞令本路經畧轉運司應副守城戰具等詔王韶速修築如闕防城器用令秦鳳路經畧司於近裏城寨應副仍差義勇輦

運與免今年教閱憲又言聞韶欲歸通遠備夏國及遣馬忠蕩除瑪爾巴山南不順蕃部乞令韶且在武勝王安石曰韶來通遠必是聲言備夏國實襲不順蕃部乃所以保武勝也上曰瑪爾巴山去武勝遠然豈可令韶只在一處須聽韶往來經畧　詔國子監外舍生以七百人為額日給食歲賜錢萬緡　詔陝西河東諸路經畧司夏國進誓表朝廷已降詔依慶元五年正月壬午誓詔施行自令約束當職官吏等各守疆埸無縱侵掠及不

得收接逃來人口初六日十三日並可考

壬辰賜武勝軍征役在軍者袍二萬領改武勝軍為鎮洮軍以引進副使帶御器械高遵裕無知鎮洮軍依舊秦鳳路鈐轄同管勾緣邊安撫司所有本軍合置官聽自奏舉上曰聞洮西人至浮渡洮河乞內附先是遵裕以慶平堡兵夜行晨至野人關羌人旅拒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衆渡洮馳去遂據其城王安石曰洮西必為內地武勝更移市易即必為都會洮河據

夏國上游足以制其死命上令擘畫更與武勝錢物曰昨韓絳費六百萬貫都無所成今武勝雖更有所費且非妄費安石曰誠如此陛下必欲經畧夏國及秉常幼稚之時正宜汲汲古人進德修業欲及時緣天下事機變動無窮及可為之時不可失也上曰時與機誠不可失安石又白上武勝攻討殺傷在人心誠不能無惻怛然觀其每歲遞相讎殺一為屬戶便無此事則一時攻討殺傷有不得已也　吳充建議以為師屯暴露糧餉

閭闔生民之勤由此未艾宜委王韶招誘摩正以城還之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兵絶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上不聽此據光本傳日録二十六日亦畧載光語但不詳耳更須考尋中書門下奏近降指揮令保丁更番在巡檢下教習武藝許分番帶出入巡警上番日保正長保丁毆罵所轄巡檢依本屬刺史縣令法保丁毆罵保長保正加凡鬬二等保長犯保正依此隨巡檢追捕盜賊退避依𠀋手法但隨巡檢追捕非上番惟於本地分犯

盜加凡盜二等私為人代名上番杖六十受贓重者從重保正保長知而不舉笞四十私逃亡杖六十計逃日補填酉點不到不赴教閱許小杖科決不得過七下餘送本縣施行監臨官私役保正等計庸準盜論從之

已已司勳員外郎崔台符為遼國主生辰使皇城副使田諲副之比部員外郎沈希顔為正旦使西作坊副使閤門通事舍人王文郁副之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鄧綰為遼國母生辰使皇城使曹偃副之權發遣鹽鐵

副使度支郎中王克臣為正旦使皇城副使劉舜卿副之既而綰克臣辭行以權發遣度支副使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沈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章衡代之又改命田諲押賜夏國生日禮物代供備庫副使任懷政初以懷政使夏國上問懷政家世乃任福姪故兩易之　詔職方員外郎權發遣河北提點刑獄張穆之徙陝西路權發遣陝西提點刑獄太常博士李南公徙河北路仍令穆之督視鎮洮通遠軍修築城堡與張詵協力應副

王安石言南公曉事但顧望前却故令與穆之易任先是穆之以權發遣度支判官奉使陝西就除河北提點刑獄未旬日也　詔鎮洮軍置市易司賜錢帛五十萬其管勾官令緣邊安撫司保舉以聞　詔大小使臣因恩澤奏授得官合出官者並於三等試條各隨所習呈試上等中等内七事下等内八事試中一事以上皆為合格等第擢用歲二月八日以前具乞試人數奏差官同主管官引試内武藝即送武學所試兵書大義策畧

筭計並依春秋試文臣法具等第及封試卷申內樞密院如累試不中或不能就試者於出官歲數外更增五年會要元命曾孝寬詳定武臣試格詔以司農寺錢二十萬緡賜秦鳳路緣邊安撫司又以三司錢三十萬緡賜鎮洮軍並為常平本仍令三司重定見錢鈔法委張穆之與安撫司計置糴邊儲　詔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往雄州體量先是孫永閤士良等體量張利一事所奏或不同上曰須利一離任別遣人於是令舜舉往王安

石白上曰聞利一近奏廵馬百餘人過河亦非實邊人語謂之賣險使人撰造報探恐動朝廷欲朝廷留再任故也

乙未詔内外待制以上及諸路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各舉才行堪升擢官一員中書審察隨材試用新舊紀並書此下月二十八日可考

丁酉李憲言洮河相對西岸摩正人騎出没若令秦鳳路就近調發軍馬掎角應接則戎人畏服於勢為便從

之
詔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許彥先察訪廣南西路常平等事及體量官吏違慢措置乖方者以聞　王安石奏事因陳天下水利極有興治處民間已獲其利上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陜西河東民素不習此今既享其利後必有繼為之者然三百渠為利尤大兼有舊迹自可極力興修大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治書所謂濬畎澮距川者是也　雄州言契丹巡馬又過河樞密院以為必將添置口鋪上疑之僉言當與理

會蔡挺謂宜先辨彼舊不應置鋪必須北使來說諭王安石曰既改易官吏且委令應接待彼依前講張或移口鋪即徐理會未晚挺曰彼謀深安石曰若契丹有謀不應如此紛紜以契丹之大乃區區爭雄州一口鋪地是何計策縱我不與之爭乞與一口鋪地於彼有何所利於我繫何强弱我修館驛彼邊臣即以為南朝必是相次要占據兩屬地於此作城鎮須理會彼契丹邊臣如此者以為若理會後南朝為我拚去即是我有功因

此獲官寵契丹不察邊臣情狀所以如此紛紜今我邊臣亦與彼情狀無異陛下若能照察即邊事自然寧息今日所以紛紜盡緣是張利一生事馮京以為不因利一故如此上曰昨涿州牒廣信軍亦但指雄州過失其意只恐利一上又言張利一累次摧沮涿州來使安石曰如妄笞責邊民致寇民怨恨即須捏造事端疑誤北界人令生事以搖動所差官吏令李舜舉去陛下恐須說與馮行巳等每事務在平靜不得生事以文牒侵陵北

界自然無事上意終未能不慮契丹置口鋪安石曰能有所縱然後能有所操所縱廣然後所操廣契丹大情可見必未肯渝盟陛下欲經畧四夷即須討論所施先後臣比見王韶奏議邊事以為朝廷自來言攻則攻於此而已言守則守於此而已臣以為今日之病政在於此陛下憂契丹移口鋪即只一向於口鋪上計議臣以為政如王韶所奏陛下若能經畧夏國即不須與契丹爭口鋪契丹必不敢移口鋪若不能如此雖力爭口鋪

恐未能免其陵傲上曰若能討蕩夏國契丹可知不敢

安石曰以中國之大陛下憂勤政事未嘗有失德若能

討論所以勝敵國之道區區夏國何難討蕩之有不務

討論此乃日日商量契丹移口鋪事臣恐古人惜日不

肯如此

戊戌詔諸路縣鎮有兵馬處凡遇冬至正旦及同天節

犒設軍員所費舊令知縣都監吏出錢甚無謂其自今

以本州公使錢給之　賜太學生葉適進士及第為試

校書郎睦州推官鄆州州學教授適處州人管勾國子監張琥等言適累試優等也林希野史云熙寧四年春更學校貢舉之法設外舍內舍上舍生春秋二試由外舍選陞內舍由內舍選陞上舍上舍之尤者直除以官以錫慶院為太學舊制進士之外有明經明經者通三經經各問義十道而應者皆能充其科文詞有可觀者安石既罷詩賦獨設一科謂之明經進士始議人通二經後但命通一經而已意使士人悅而易就而樂從新科也五年春命判監直講者試外舍生有練亨甫者久從雱學安石亦愛之意謂必在優等既而榜出亨甫乃在下列安石父子大怒詰責琥定等退而檢取亨甫卷對義但及九道急令考官自首亨甫更被黜落安石遂命經義減半別補外舍生定希旨請不獨封事雖不從而諸學官公然直取其門下生無復嫌疑四方寒士未能習熟新傳而用舊疏義

一切擯黜自此士人不復安業日以趨走權門交結學官為事業適者處之巨豪前此午於廷試素以交結陸佃為之引譽珙定遂推第一欲誘動士心貪利慕己於是列奏適之文章行義卓絶遂賜進士及第鄆州教授又留為直講而亨甫是秋發解遂居第一既限一經又試義減用五道以此誘輕薄急進者遂致百家子史之言一不經目更不復閱習惟以新傳摸倣敷衍其語耳是歲國子監薦一百五十人諸家門生占百三十人開封薦二百六十人諸家門生占二百餘人諸直講揚言曰自此罷科舉但用太學春秋兩試所占上等如葉適直除以官於是士心皇懼惟恐不得出諸學官之門也按布所云明經講經數道指為亨甫事當考　詔賜懷州州學牧馬草地十頃　開封府界提點司請置內縣保甲衣裝二萬副大旗二十五面以候都閱借給

從之　罷諸路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官　詔鎮洮軍修城令於未凍以前畢工如役人少速以官錢募人仍多方招撫未歸順蕃部早令安帖於是蔡挺請發戍隴等州義勇助修鎮洮城王安石曰西事甫定人初得休息聞鎮洮之役固已憂疑恐不免調發今發戍隴義勇非十日文字不至又十日乃始可行又二十日乃始到鎮洮即已不及事恐只合令就近和雇人雖蕃部亦不可雇寧棄十數萬貫錢不可令百姓勞擾上以為然安

石又白上義勇今止兩丁者甚多若要戍邊即須減刼兩丁人上曰兩丁或有稚老安石曰稚或絶幼老或已衰又或都無稚老若令一丁遠戍即人情難以久堪立法要須人情欣賴不可使其怨咨也諸路屢探西人點集欲襲鎮洮策𢿬丕勒王安石曰此多是探人反為西人所誤此所謂因間也度西人必不敢來襲上以為然又言王韶得裕勒藏喀木蕃字知西人無他必得實因白上王韶獨能因喀木以間西人動靜絶勝諸路令人探事

謂宜委韶令因唃厮木輩厚結納西人要近為間上曰唃厮木亦必要財物待令王韶與之仍須與韶財物委之結納安石曰雄州有官庫專給用間今通遠如雄州置庫委韶以財物必能辨此此經畧夏國之要務且蕃夷嗜利不知義引漢高祖啖秦將及陳豨將事上以為然

己亥詔以京西路分南北兩路襄鄧隨房金均郢唐八州為南路京西滑孟陳許蔡汝潁七州信陽軍為北路此據五朝會要增入七年四月甲午又分京東

庚子上論太宗時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將帥御其進退不如太祖王安石曰太祖知將帥情狀故能得其心力如言郭進反乃以其人送郭進此知郭進非反也故如此此所以如進者皆得自竭也此與唐德宗送言李錡反者與錡異矣其後郭進乃為姦人所摧至自殺楊業亦為姦人所陷不得其死將帥盡力者乃如此則誰肯為朝廷盡力此王師所以不復振非特中御之失而已上曰祖宗時從中御將帥蓋以五代時士卒或外附而

叛故懲其事而從中御安石曰人君所以為士卒所侮者必先為貴近所侮而不悟以至於此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者孰能侮之苟為貴近所侮而不悟即士卒敢侮安能使方鎮外夷不侮太祖能使人不敢侮故人為用人為用故雖不中御而將帥奉令承教無違者此所以征則強守則固也

辛丑詔文臣京朝官至幕職州縣官武臣諸司使副以下至三班使臣朝辭日並罷賜誡勵勑并七條攝生論

其賜儒行篇亦罷之内攝生論并藥方惟廣南州軍各賜一本與聖惠方同頒之　詔知階州内藏庫副使劉舜臣奪一官勒停坐掠上番義勇傲錢及州人由橋梁過者皆率錢謂之打撲以供公使爲御史彈奏也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李承之充集賢校理以上批承之案視淮浙農田差役等事能識朝廷所以命使之旨宣布法意致州縣易於奉承亟得就緒故特奬之承之嘗言内藏左藏因行重法吏雖不受賕而剩納乃多於昔王

安石曰此乃為衙前所欺緣衙前見朝廷差相度役法官惟恐知其至京庫務不行錢即減其酬奬分數故為此説臣已兩次較未行重法以前剥納數比行重法後乃亦不少即可知其妄也上謂安石曰浙西役錢上等有一户出六百貫者然如此數十户皆兼并多取之無妨惟第五等户錢不多放却如何安石曰出六百貫者或非情願然所以摧兼并當如此其中亦有情願者緣出六百貫之家是有四百貫稅錢所憚者非出錢憚刑

責而已如蘇州曹家兩人子弟盡因差充衙前被徒刑如此人家雖出六百貫而免令子弟充役受刑亦所願也第五等出錢雖不多如兩浙一路已除却第五等下不令出錢外尚收四萬貫若遇本路州軍有凶年以募人興修水利即既足以振救食力之農又可以興陂塘溝港之廢陛下但不以此錢供苑囿陂池侈服之費多取之不為虐也今於其樂輸之時放而不取及其凶年乃更脅誘百姓使出錢捄饑上曰今亦不免勸誘人出

錢救饑安石曰役法未行未有役錢故也雖然出錢救饑若非逼脅難出之人亦不為害兼并積蓄富厚皆蠶食細民所得若因凶年令隨等第薄有所出以救饑人苟均取而不偏人自樂輸而不怨安石所云出六百千役錢是有四百千稅錢當考四年四月二日又五月十六日又七年正月十三日皆合參考　徽宗實錄舒亶判司農寺朝廷推行新法亶言役法未均責在提舉官神宗曰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陜右來者欲盡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夫衆擎易舉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朝廷立法但欲均爾即可講求以聞按熙寧五年八月第五等下已除却不令出役錢不知亶判司農時下戶猶未蠲免當考亶判司

太子中允蔡曄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農在元豐四年三月以後

癸卯右司諫直龍圖閣權發遣延州趙卨為起居舍人仍賜紫章服以定綏州地界之勞也初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揺邉上手勑問方畧卨審料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曲珍吕真分廵東西路與兵千人鈐轄李顒自恃宿將謂卨儒者不知敵情曰敵豈盛夏來耶誠遇敵千兵何為宜罷之以待防秋卨笑不答賊方以四萬衆

自間道欲取綏州至魯班崖遇曲珍以吾為知其謀惶駭亟戰吕真繼至賊敗走俘斬千餘是秋諜言敵大閲將入寇顥懼亟請濟師禼不聽邊亦無警坐諜者顥等慭服賊自失綏州懷来未能已屢測朝廷意禼揣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望令聽本路經畧司分畫歲賜則以通和之日復焉於是事定禼謀居多敘賞之此據范百禄所為禼墓銘新舊傳並刪取然魯班崖破賊事於它書絶不見又疑賊已遣使通和或無此事不然此事當在去年更須考詳　貶太子中允同知諫院權同判吏

部流內銓唐坰為潮州別駕要錄初坰上書乞斬青苗者韓琦等數人非坰初以王安石薦得名見驟用為諫官數論事不聽遂因百官起居越班叩陛請對上諭止之坰堅請上殿讀疏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坰疏留中其畧云安石用曾布為腹心張琥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厮役逆意者久不名還附同者雖不肖為賢又作姦令章惇變李定獄事又擅議宗廟事有輕神祖之心保甲以農為兵凶年必至怨叛

免役損下補上人人怨咨而令監司壓塞州縣事不上聞又保甲事曽布蔽塞人情欺誣人主以為情願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盧杞自文彦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安石猶懼不可上問安石曰垌何故如此安石曰臣待罪執政歲久無所補助數致人言比已嘗乞避位未蒙許可若臣不獲辭忝煩聖聽未有窮已上曰此皆朕不能調一天下辨察小人故致此卿何足以此介意朕以卿為無欲專以生

民為意故委任卿垌小人何故如此此必有說安石曰

國朝大臣亦更出互入不如是即無以壓人言上曰朕

用卿豈與祖宗朝宰相同卿不須爾又言垌嘗言章辟

光二十餘次到卿終不與一差遣垌謂辟光曾言事望

卿優擢垌又言引趙抃用拒陳升之用呂公弼楚建中

為與韓絳不足故用絳所惡人人亦安能照管得許事

又言安石偽請疎決罪人為張琥地上曰朕批出為不

雨故疎決安石曰李定事陛下未能了然無疑李定事

有本末陛下但取案卷子細詳前後情理即事自見此事自有人為姦罔而陛下不寤上又曰卿曽言垧别無用處或緣此言泄漏否馮京曰臣素曽奏唐垧輕脫不可用安石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方其正論豈當逆疑其為邪而廢也安石退而京奏事上令京諭安石自今進用人或不可於意但極論王珪謝上曰臣等不能調一內外故致小人詆窂相上曰誠然御史中丞鄧綰上䟽救垧遠徙仍自劾妄舉之

罪上令放罪翊日執政進呈安石言坰素狂不足深責乃改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朱本云坰數論事非理不見聽或紿以執政懷怒欲罷其職者坰素性急乃越次請對朱本蓋為王安石諱也新本削去今附注此又中書時政紀八月閤門言今月二十六日百官起居退有知監院太子中允唐坰越班叩陛輙有奏陳竊謂臣子洫職蓋有著位今唐坰直敢邀君請對瀆亂無儀傳之中外有虧國體乞賜聖斷以肅朝風詔曰朕置諫爭之臣以左右交儆懼明有所未燭智有所未周何嘗不虛心聽受擇是而從至於獻納之臣固有清閒之燕況乎咸造勿褻百辟今坰越次以前率爾求對妄肆詆訕鄰於猖狂殆必設奇詭以沽直矯經常而駭俗非所以稱朕奬擢責任之意可責授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其論牢臣王安石疏留中時政紀稍與日録不同今附注此月十二日安石云

云可考　林希野史云唐坰少年輕狷無行以秘書正字監北京倉草場數上書言事安石患諸臣不唱和新法坰請誅敢有異議者安石喜之力薦於上得召對上薄其為人但試出身除知錢塘縣安石固留之以為校書修令式遂使鄧綰薦為御史除太子中允數月欲用為諫官則疑其輕脫暴得位將背已立名時不除職但以本官同知諫院故事未嘗有也坰氣脫果怒安石易已見綰等碌碌如庸奴心薄之思自立名字自壬子三月入院至秋凡奏二十餘疏論時事上已怪之疏皆留中不出八月二十六日垂拱殿起居百官方退兩府猶侍立未奏事坰忽扣殿陛請對事不素請殿中皆驚上愕然遣閤門使諭坰他日請對坰不肯又令詣後殿坰曰臣所言者請與大臣面辨又再三諭旨坰伏不起乃召陞殿坰至御座前徐徐於袖中出一大軸將進讀上曰疏留此卿姑退坰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前聽

劉子安石初猶遲遲不肯前堈呵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倨慢在外可知安石悚然為進數步堈大聲宣讀凡六十餘條大畧以安石專作禍福布等表裏擅權傾震中外引用親黨以及阿諛無行小人布在要地為己耳目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知有陛下新法煩苛刻剥萬端天下困苦即將危亡今大臣外則韓琦內則文彥博馮京等明知如此憚安石不敢言陛下深居九重無由得知王珪備位政府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俛首退縮元絳薛向典領省府安石順指氣使無異家奴臺官張商英等彈奏未嘗言及安石黨此乃安石鷹犬非陛下耳目也每讀一事畢即指安石曰請陛下宣諭安石臣所言虛耶實耶上屢止之堈慷慨自若畧不退懾侍臣衛士相顧失色讀畢又指御座曰陛下即不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降殿再拜而出至殿廬揖綰曰某蒙公薦引不敢負德乃乘馬直出東門永寧院待罪上顧左右問堈何乃敢爾安石曰此小兒風狂

又為小人所使不足恤也初議貶潮州別駕韶州安置明日以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上意雖寤亦不深怒安石初用坰時京以其輕佻無行不可處彌縫顧納之任屢爭之不聽至是貶京力救之薛向奏事上曰昨日唐坰言事卿知之否向曰臣不知其詳上曰昨日前殿是何火色坰將奏疏時意謂誅竄公亮坰從母夫也從之貸錢三百千公亮鄙吝以坰在諫省故與之坰晨入朝留書訣妻子且死即以是為生坰既逐留城外公亮大悔使人督索甚急盡得而後已且以自解於安石綰上書論救坰云臣初但見坰文雅推薦之今朝廷將遠行竄謫乃臣薦舉之罪不足深責坰清貧累重乞聖慈寬矜之置近地治臣薦舉不當之罪以示中外傳者無不笑之按希載坰事頗詳國史皆畧之今特附注此韓駒云唐坰熙寧初訴時政神宗欲黜之王安石曰黜諫官非美事止令還故官故事臺諫罪黜皆有敘法若還故官即永不敘其後有送吏部之法始於此坰初以監

倉召今還為監庫駒云似得之當更考詳明著其事詔陝西丹寧隴州河北永寧永靜軍知州軍自今參用文資　樞密院言自來須外司文字有未曉所得指揮乞申明等事例亦擬進頗煩聖覽欲只用本院劄子行下次日編類進入乞內中畫進呈訖降出照會從之此據會要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事今附見　檢詳樞密院兵房文字蘇液言應合奏薦助教者乞並不許移易名目及陳乞與公人減年及差遣等從之　西上閤門使端州團練使新知代州李綬言乞今後應臣

僚之家奏薦及諸般出職合授殿侍三班差使之人如願不帶殿侍只補三班差遣詔今後合得三班差使者不帶殿侍仍別定請給前此差使者隸殿侍班以軍伍畜之世祿之家深以為恥至是人稱其便李綬申請據會要八月二十七日事今附本日蘇液所言在二十七日前今亦附此此二事皆據會要修入

甲辰罷諸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官內廣西經畧司勾當公事二員檢會差置月日取旨時樞密院已罷諸路經畧安撫勾當公事官而温杲在廣西實上所命且方有

意圖交州故不即罷也溫杲廣西經畧司勾當公事乃四年四月差　是日

王韶奏破摩正於觀凌城此據新舊紀九月一日摩正弟授官可考

是月廢杭州南新縣為鎮光化軍為光化縣隷襄州　詔司

農寺以方田均稅條約幷式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

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

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據其方莊帳籍驗地

土色號別其陂原平澤赤淤黑壚之類凡幾色方量畢

計其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至

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盡其詞乃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地符見七年四月四日合去彼存此均稅法以縣租額稅數毋以舊收蹙零數均攤於元額外輙增數者禁之若絲綿紬絹之類不以桑柘有無止以田畆為定仍豫以示民毋胥動以浮言輙有斬伐荒地以見佃為主勿究冒佃之因若瘠鹵不毛聽占佃衆得樵採不為家業之數衆戶殖利山林陂塘道路溝河墳墓荒地皆不許稅詭名挾佃皆合併改正凡田方之角有埄植

以野之所宜木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此據食貨志又據中書備對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自京東為始推行衡改三司方田均稅條夏稅併作三色絹小麥雜錢秋稅併作兩色白光雜錢其蠶鹽之類已請官本者不追造酒秔糯米馬食草仍舊逃田驗田官占等稅亦依舊倚閣屋稅比附均定墓地免均如稅額重處許減逃閣稅數令以本志及備對就八月末追書實錄既不書方田事始舊紀於七月三月二十三日乃書立方田法新紀又因之按鄧潤甫察訪京東申明方田官考任即非事始兩紀誣甚今不取

食貨志第二卷租稅篇云天下之稅割

移逃徙多或不均熙寧五年蔡天申言請委提舉司均稅而頒於司農先行於河北陝西河東京東詔用其議於是司農寺始立方田均稅法頒之天下先自年豐及平土州縣行之　通畧云天申挺子也